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维特档案

第二卷

——访问记 笔记

ИЗ АРХИВА С. Ю. ВИТТ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Рассказы 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записи
Рукописные заметки

[俄] 谢·尤·维特 / 著

李 晶 杨怀玉 / 译

张 丽 叶柏川 王福曾

李玉贞 /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维特档案 第二卷

——访问记 笔记

〔俄〕谢·尤·维特 / 著

李 晶 杨怀玉 / 译
张 丽 叶柏川 王福曾

李玉贞 / 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特档案：访问记 笔记：全3册 / (俄罗斯) 维特著；李晶等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2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7-5097-4562-5

I. ①维… II. ①维… ②李… III. ①罗曼诺夫王朝(1613-1917) - 史料 IV. ①K512.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7533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维特档案

——访问记 笔记 (全三册)

著 者 / [俄] 谢·尤·维特

译 者 / 李 晶 杨怀玉 张 丽 叶柏川 王福曾

审 校 / 李玉贞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范 迎

责任编辑 / 孙以年 周志静 袁卫华 范 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64.375 字 数：1646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562-5

定 价 / 248.00 元 (全三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ИЗ АРХИВА С.Ю.ВИТТ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Рассказы в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записи

Рукописные заметки

Дмитрий Буланин С.-Петербург 2003

本书根据圣彼得堡德米特里·布拉宁出版社2003年版译出



目 录 Contents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及其回忆录·····	1
维特夫人的序言·····	1

第一卷（上）

第一章·····	3
第二章·····	60
第三章·····	110
第四章·····	171
第五章·····	223
第六章·····	279
第七章·····	334
第八章·····	385
第九章·····	445
第十章·····	507
第十一章·····	569

第一卷（下）

第十二章·····	627
-----------	-----

第十三章	708
第十四章	777
第十五章	850
第十六章	911
第十七章	981
附录一	1087
附录二	1092

第二卷

前言	1133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07 年 6 月	1135
汉堡 1907 年 6 月	1147
汉堡 1907 年 6 月	1192
凯特勒赫 (Catleret, 法国) 1907 年 8 月	1245
比亚里茨 1907 年 8 月 (俄历)	1285
比亚里茨 1907 年 9 月	1305
彼得堡 1908 年 1 月	1389
维希 1908 年 8 月	1424
维希 1909 年 7 月 19 日	1433
比亚里茨 1909 年 8 月	1453
比亚里茨 1909 年 9 月	1508
维希 1910 年 7 月 11 日	1542
萨尔茨施利尔夫 (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附近) 1911 年 6 月	1613



比亚里茨 1911 年 8 月	1624
萨尔茨施利尔夫 1912 年 7 月 14 日	1646
比亚里茨 1912 年 8 月 25 日	1711
人物简介	1759

第二卷

前言

维特伯爵笔记，是在手头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仓促撰写的回忆录。1907年6~11月于国外。^①

在我过往的生活中，既未曾有过时间，也未曾有过兴致，来写我这些笔记。现在，我已远离扰攘的政治生涯，才决定来写回忆录。我想这些东西可以用来廓清许许多多的事件。我厌恶写作，所以，我的写作，实为勉为其难。我寄居国外，要写作却手头又没有文献可资查阅。要是能回国继续写下去，倒是还有一部分文献在我的手头。我的写作全凭记忆，因而有可能在若干材料和称谓上，难免有些谬误。有些材料，特别是姓甚名谁，我已记忆模糊。不过，信笔所至，所涉及的事实和事情的实质，则一切叙述完全真实可靠。这些回忆录的写作，真可谓断断续续，懒懒散散，至多只能坚持写50分钟，因而我的叙述不仅文笔不佳，而且往往词不达意。

我恳求我的后来者能公之于世，庶几在出版之际，在不伤原意

① 札记的手稿既没有分部也没有分章节，甚至经常没有分出段落，而是连成一片的文字。有时作者在文本中随处插入标注，注明写作某个片段的时间和地点。如果标注之后还有进一步的说明，这些标注就被转入下文。文本中有回忆录作者的许多修正。脚注中注出的只是对作者陈述的意思有所更正的地方。

而又有必要的情况下，尽可润色一番。

我把一部分笔记留在布鲁塞尔我的女婿家，如有可能，我将回俄国继续写下去。无论如何，我的回忆录都要续写下去。

维特伯爵

1907 年 11 月 5 日

于布鲁塞尔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07 年 6 月

战前，在我被委任为大臣委员会主席之后。我要以极其系统并加以文献佐证的叙述方式，来写日俄战争爆发的始末。这段叙述以我离任财政大臣职位为起点，到被委任为大臣委员会主席时为终点。财政大臣的职位完完全全是无所事事。大臣委员会则在 1905 年 10 月 17 日的改革之后寿终正寝。当时，并没有团结一致政府（即内阁）。委员会是最高行政机关，参与其中的都是一些乌七八糟的行政官僚，因而无力撮合政府的团结，一切或多或少未经立法确定的举措，以及一些重要的立法决定，都有可能遭到国务会议方面一以贯之的顽强抵制。因此，几乎所有临时性的法令，诸如限制犹太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外国人的权利，所有涉及各种可能的护卫方面的警务措施，所有经过上面关照，要给予各式各样的人物以超乎法律之上的庇护之类的事，都要通过内阁来办。内阁由各部大臣或副大臣，国务会议主席及其各司长，以及皇帝钦命的人物组成。内阁里主事的，通常不过是当时受到陛下特别赏识的两三个人。其余的人则对他们唯唯听命而已。在我那个时代，这样的人物是：托尔斯泰伯爵（内政大臣）；杜尔诺沃（外交大臣），此人目光短浅，但在一般事务上精明而狡狴；普列维（内政大臣），是秘密警察中极其聪明的干将，但又是个恶劣的善钻法律空子的投机

分子，他是一个学识浅薄，狡猾而蝇营狗苟的官僚，总的来说还不算愚蠢，但处理政务上一窍不通；波别多诺斯采夫，是一个有着杰出教养和文化素质的人，是个绝对相信自己的信念和抱负的人，他有很强的治国理念，但可惜的是虚无主义的理念，从本质上说，他是个反对派，是个批评家，是个敌视创新精神的人，实际上，他崇拜警察的力量，因为另一种力量则要求变革，而对变革，他深有理解，但他深恶痛绝，他怕批判和否定，因而他把东正教教会的警察制度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是由于他，宪法草案的制定归于失败，本来这个草案由洛里斯－梅利科夫提议制定，本应在震惊俄罗斯的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的前夕或亚历山大三世登基初期实施。这就是波别多诺斯采夫所犯下的弥天大罪，否则俄罗斯的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们现在也许就不会遭遇这无耻之极和疯狂之极的革命和无政府状态了。

在内阁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侍卫长万诺夫斯基。他是国防大臣，嗣后又任国民教育大臣，是个不坏的人，赋有军人素质，文化不高，却不乏理智的思维，而且性格直爽。内阁里偶尔也会有一些真知灼见占上风的人，总会有些高明的人嘛，但是，当遇到过去未曾发生过的问题时，在原则上，起码事先要有个主意。

还有一个阿巴扎，忘了说了。此人头脑清醒理智，是个大赌徒，懒懒散散，大学毕业，但学识浅薄。在上流社会是个行家里手。由于天性聪颖，加之熟谙彼得堡的为官之道和人际关系，他能在国务会议和大臣委员会中起很大的作用。他在莲娜·帕夫洛夫娜公爵夫人的沙龙里耳濡目染，因而，很有点自由主义的习气，不过他不会为了推行任何自由主义的措施而放弃哪怕一个晚上的豪赌。

作为大臣委员会主席，我也像我的几位前任一样，会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摆脱总是源源不断涌向会议的各种棘手的事务，以免参



与那些令人不快的决定，进而极力把这些事照章推诿给国务会议负责人或者让大臣们各具奏章，呈请恩准。一般来说大臣委员会主席就很少向皇上奏报，所有的奏章都交给大臣委员会管事人去做，我当时处于某种失宠的状态，从未单独晋见过陛下。

至于我在大臣委员会时的其他同僚，在以后的叙述中，我还要提及。不过，恐怕还是要说说杜尔诺沃。他是个很为闭塞而无知的人，但是大度、圆通，外加狡黠。我不能忘怀的，是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在利瓦吉亚去世的那天和他的一席谈话。当时，我是财政大臣，而他是内政大臣。得悉噩耗，我五内俱焚：首先，是因为俄罗斯失去了一位崇高而威严的皇帝，我个人对他十分敬重，衷心服膺。我到杜尔诺沃那儿去，和他有过这么一次谈话。他很为感伤，因为他也深深敬仰皇帝。我则表示，希望上帝保佑，新登基的皇帝很快就熟悉朝政，事情会好起来。对此，杜尔诺沃倒问起我来：“您很了解这位新皇上吗？”我答道，很少和他议论朝政，据我了解，他初出茅庐，经验贫乏，但并不鲁钝，可是，他一向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很优秀和极有教养的人。确实，我很少见到像尼古拉二世这样教养如此超群的人。这儒雅也掩盖了他所有的缺憾。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就我这番话指点说：“您错了，谢尔盖·尤利耶维奇。记住我的话，这肯定是个保罗·彼得罗维奇的翻版，但他是现代版。”后来我常想起这次谈话。当然，尼古拉二世皇帝，不是保罗·彼得罗维奇。不过，他的性格有不少地方像后者，甚至颇像亚历山大一世（神秘莫测，诡计多端，甚至手段残忍）。当然，他没有亚历山大一世的学识。亚历山大一世的学识就其那个时代来说，是俄罗斯的佼佼者。而尼古拉二世皇帝在当代不过是出身于良好家族，有着平庸之才的近卫军上校而已。每每忆及和杜尔诺沃这次谈话，我想，其实上流社会并非都是一些愚蠢之辈，他们对有些事判断迟钝，而对另一些事则有真知灼见。不过，经内政大臣之手暗中查阅的一批信件，大约有

助于准确断定尼古拉二世的个性。而杜尔诺沃好像对于这种勾当颇为热心。他亲口对我说过，他放弃内政大臣这份差事，是因为寡居的太后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就曾多次向她的皇子告状，说他常检查她的信件。鉴于皇太后如此搬弄，他不想再眷恋这岌岌可危的位置了。

我于1903年8月离任财政大臣之职。过了几日皇帝渡海去了国外，在达姆施塔特太后的兄弟家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没过几天，我去了柏林，过后，我去了巴黎。在巴黎，我只住了个把月。尽量谁也不见。当时，我深信不疑，战争必然爆发，迫在眉睫。我当然不想对任何人说及此事，或者确切地说，不想泄露天机。在巴黎，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法国政府特别是那位外交部长德尔卡塞。他显然不相信会发生战争，故而法国报纸也是这个论调。

在巴黎，我有好几次见到罗特施利德（洛希尔）财团家族的掌门人阿尔方斯男爵，这是位年届七旬的老者，极富政治智慧，很有学问。我与他甚为交好，也喜欢和这位有头脑而又学识渊博的人交谈。他和拿破仑三世，一般来说，和第二帝国所有的杰出活动家，都私交甚好。他从骨子里就是个君国主义分子，习惯了那样的生活方式，反对共和。在他的一生中，与19世纪后半叶所有的高官显赫都有交往。见多识广，博览群书。

在罗特施利德家族中，他确实是凤毛麟角，唯一的俊才。他的兄弟子侄中间，有些人颇持重正派，风流倜傥，但没有才能突出的。也许，在年轻一辈中有好的，但尚未崭露头角。

他的儿子爱德华男爵，是个可爱的年轻人，恐怕未必能继承父业。当然，每当我和阿尔方斯见面的时候，他总要谈起有关远东的话题。对此我一向是避而远之。不过，他更多的是谈我国宫廷里奇异的神秘主义泛滥的征兆的事，照他的意见，这是个不好的征兆。他有好几次谈这个话题，指出历史表明，统治者的朝廷让怪异的神秘主义大行其道，那就预示着这些国家要出大事，尤其是国内要有



大事，当然，这种神秘主义总是一些大骗子干的勾当。他后来寄给我涉及这个题目的一本书，作者征引种种历史事实，来支撑这个观点。我问他，何以他老向我说这些，他答道，事出有因。法国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故事，说是陛下和一些亲王以及一些公爵夫人迷信菲利普大夫（来自里昂），后来他又向我说了一些传闻，说有许多的事未免夸大，但是事实毕竟是毫无疑义的，说那骗子，菲利普大夫，人们几乎就把他当成神明，对他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影响。法国流传的这些谣诼，使我们俄国人心情沉重。关于菲利普，我在彼得堡，当然颇有耳闻。我要简略说说，我所确切知道的，或不太真切知道的。

菲利普没在任何地方受过像样的教育。他住在里昂郊区，女儿嫁给一个卑微的小医生。当时，菲利普刚出道的时候，就用一些稀奇古怪的药治病。如此这般，他也偶尔治好病，说一些未卜先知的話，也偶尔应验。认识他的人都说，他聪明过人，能对于意志薄弱、精神失常的人，施以神秘莫测的法力。有些人则告发他招摇撞骗，他也吃过官司。政府禁止他行医，因而有的时候通缉过他。尽管如此，他仍纠集了一大批信徒，其中主要是一些民族主义分子（布朗热-德雷福斯案）。他们之中还有我国的军事代表——总参谋部上校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司法大臣穆拉维约夫的弟弟，由于他和母亲打官司之类的劣迹，叔叔不想把爵位传给他）这位爵爷是个行为极其委琐的小人。他总是想把我们卷进他所憎恶的共和政府的案子里去，因为我是力阻这一冒险行为的成员之一，认为我们不能干预法国的国内事务，又因为导致他被撤职，他就对我恨之入骨，虽然我本人并不认识他。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与菲利普别的一帮信徒把菲利普奉若神明，他们到处张扬，说他并非凡人所生，而是从上天来到人间的，还是要回到天上的。彼得·尼古拉耶维奇亲王，黑山长公主、黑山二公主、洛伊希滕贝格王子的王妃，唉，这些讨厌的黑山人，在国外结识了菲利普。他们给俄国

斯带来了多大的灾维！要说清他们造的那些孽，足够写上一整部历史。俄罗斯人可是不会怀念他们的！况且，他们的父亲，鼎鼎大名的尼古拉·黑山亲王，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冒险家！有其父必有其子嘛。

黑山二公主按照神灵的教诲和陛下的恩准，和洛伊希滕贝格王子离婚，嫁给了王子的堂兄弟，她的姐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兄弟。通过这黑山公主，菲利普与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继而与陛下，攀上了关系。皇后从来不和皇室家族的女眷们密切来往，而只同几个黑山人女客交往，这些人既不是她的闺友，也不是她的侍从。因而，菲利普有好几次在彼得堡秘密住了几个月，主要是住在避暑宫邸，这时，他常和陛下，尼古拉耶维奇亲王们，还有那几个黑山人交谈和做神秘的道场。在彼得·尼古拉耶维奇的彼得戈夫的别墅里，与菲利普见面的，还有约翰·喀朗施塔得斯基。显然就是在这个地方把长者谢拉斐姆·萨洛夫斯基尊奉为圣人的。

关于这件事的细节，波别多诺斯采夫是这样跟我说的。他突然接到赴陛下早宴的邀请。此事之所以让波别多诺斯采夫觉得突然，是因为近来陛下对他相当冷淡，虽然他是皇帝和先帝的师父。波别多诺斯采夫单独陪侍陛下早餐。吃完早餐后，皇帝当着太后和皇后的面，让他在几个星期后，即在庆祝六翼天使节之日，为皇帝草拟诏告谢拉斐姆·萨洛夫斯基为圣人的谕旨。波别多诺斯采夫则奏称，要经一系列调查，主要是要研究此人生平，说明他确有圣迹可查，以及还要遵循传统与民意，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由正教院宣布。对此，太后下谕说，“皇帝是金口玉言”。这是太后在一定情况下的口头禅。皇帝准予考虑波别多诺斯采夫的谏言。鉴于问题悬而未决，我就离开彼得戈夫，回到了皇村。但是，就在同一天的晚上，得到皇帝的便函，温谕有加，说他同意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意见，此事暂为搁置，但与此同时，明令于明年六翼天使节庆典时，宣告萨